

學

福

齋

集

學福齋集

卷之十一 記

葵亭記

東園記

意園記

瞻臺記

惠山滴水亭記

西山觀梅記

宛在堂記

天游閣記

杜使君治行記

江松泉擁書圖記

潛山尋隱記

學福齋集卷十一

雲間 沈大成 學子

葵亭記

已未之冬太原公就拜粵藩既逾年化行澤流寢以無事因遊署之西偏有荒圃焉藜藿塞路長蒿如人北望粵秀山蒼然瞰于其外若欲入而未得者公顧賓客曰是必有異境吾其闢而亭之遂使童奴數輩持斧入伐既盡而頽垣壞墉之淋剝者若犬牙虎齧而畢出下不可以步復爲排其墻燔其葳畚其瓦礫越三月而劬然成畦向之欲入而未得者皆軒豁呈露已在斯圃之內

馬雁齋集卷之二
于是盡園之南壘石築墪構亭于其上編葵爲苦環以
欄檻中橫石几以置飲燕之具傍蒔木棉竹蕉直亭之
前栽葵數百本縛枳籬以閑出入空其外爲種菘之地
旣成而顏之曰葵亭取北向之義也夫居市朝者往往
不能有山林泉石之好今公處方岳之貴佐

天子以福南人乃能於敷政之暇與賓客臨于是亭居
高望遠皇然有江湖魏闕之思而茲山適在耳目之近
無登頓之勞則柳子所云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
具然後理達而事成者若公斯能有之矣然是荒圃也
弗而不治幾歷歲時一旦公來芟而理之有卉有木有

畦有籬有山欲入作亭納之南人欣欣我公之爲後公
來者毋翦公葵寸丹炯然公意在斯成幸得以筆札從
公輒私記之以諗同遊之賓客時乾隆五年五月五日
也

東園記

廣東布政使署有屋千楹規制閎壯視古大諸侯而牙內之可遊者其西則葵亭太原公始治荒圃而爲之可望粵秀山直亭之前折而東行出圃門有術當聽事後橫亘如臥虹其盡處曰東園始入爲長廊有老榕蔽天其下有芫蕘郁烈觸人又折而東廊益敞花木益繁繡楣而文檻可坐有紫薇數十本皆蜿蜒骨蛻支離于檻外循檻而南下又爲廊有門四達于一琴屋再下爲孔雀柵爲萬竹逕琅玕淙琤間以棕櫚風雨之夕如在深谷自紫薇廊而上當園之中曰射堂爲賓客僚吏燕射

之所舊有勝曰聽鶯公來而更之編葵爲方亭以輪承
趾而行就脩竹翳芳林餞夕陽而延新月惟吾意之所
適有弓矢之事則張侯于中其前有二木棉拔地千尺
方春花時珊瑚纓絡紅出雲際有古梅其大如屋下可
施數茵皆在萬竹逕之外其右則森然大林黝儵轆轤
望不可極相傳有神棄不敢理公命亟伐之惡木旣斬
嘉樹並露荔支龍目扶桑杜鵑之屬南方之珍產備焉
出堂之背細竹叢生有梧及蕉負牆而西峙並梧而入
竹籬其徑皆碎石綺錯可愛其內爲安樂窩屋形如舫
前榮後房傍臨方池其楹縣銅鼓叩之鏗然與水相應

自此而復尋長廊入一琴屋折而之來鶴亭又折而曲
徑筠廊左右皆大竹檀欒蟬蛸玉潤碧鮮爲一園之甲
亭午無日可以逃暑再西爲益齋其後有小樓由益齋
而出有廊以達于聽事之前榮凡公與賓僚之燕于是
園者必就射堂以遊或卽益齋而飲雨不必蓋暑不必
扇水石清而花木幽鳴條飛音衆禽上下若琴筑并奏
而笙竽俱唱蓋信乎優游而休也加以陟方而廣可容
千人關弓注矢雲起鳥沒雖茂樹叢篁遠近林立而益
覺其曠曲欄重屋隔闔迴環卉木跋蔓夏擘冬禱卽八
廳洞開中外可望而祇見其幽葺而完之疏而理之耳

目之前觀閩一新故自公之來背冬徂春枯相復榮高
梧及橙皆自連理惟公正以居心誠以御物政寬而人
和烝爲是祥以壽斯園洵美譚也園牆之後尚有地二
十畝爲鹿柴鶴栖公將建曾樓東北隅以望白雲羅浮
之山而臨師子之洋其夏卽拜撫閩之

命乃止賓客之在幕下者皆爲斯園恨云庚申閏六月
將發日平輿沈大成記

意園記

吳江蕭惟寅誼日將行告其友平輿沈大成曰我年六十猶僕僕于外非計也今歸矣意將理吾田完吾廬又將于吾廬之傍治數畝之園以爲投老息影之所子先爲我記之又曰我遊四方南至楚北至京師東至齊客金陵最久在宣歙一遊黃山及來粵東泛西湖溯嚴瀨帆彭蠡度臺關入峽山之寺望羅浮之雲今歸將圖其山水于吾園之壁我所交當世長德鉅儒知名之士于浙得翰林玉篴傅公納言香樹錢公于鄰郡得宮允屠堂黃公觀察敬亭沈公于黔得孝廉尹東鄧君而于蜀

則得今方伯樓山王公也今歸將刻其投贈之詩于吾園之堂又曰我少日喜談水利常放舟徧遊具區之中東出海上北浮江淮歸取郊廩單錡諸家書窮晝夜治之盡得上下原委疏塞利害之方古今得失之故今老無所用又將于吾鄉之鵞澮以自試也惟寅長身脩髯耿介拔俗飄然有出塵之想而顧俯仰幕晝衣食于奔走此其中宜有不自得者今決然舍去可貴也夫古之以園自娛者輞川之詠洛陽之記林逋魏野之居亦旣化爲荒墟廢壤樵人牧豎之所蹂踐猶令人從斷墨故紙中低徊不置者其意落落常在天壤故足尚也惟寅

歸于其暇日思夙昔之遊歷釋諸老之詩歌因以撰成
水利一家之書孫興公云馳神運思晝詠宵興俛仰之
間若已再升其吾友之意乎惟寅掀髯笑曰有是哉請
卽以意名吾園仍屬余次第其語以爲之記

瞻臺記

代

距使院聽事之西射堂之後圃小邱隆然舊有屋三楹面牆而翳竹若爲物壅蔽于前者余每過而病之今年夏命工改作夷垣撤屋燔棄竹木爲臺于其址盡抉其向之壅蔽者而福州西南之羣山層見疊出畢入于吾目蓋使院在丁戌山之上而茲邱又處其高故所瞻者遠也旣成而顏之曰瞻臺云說文曰瞻臨視也此上望乎下之義也其在詩曰民具爾瞻此下責乎上之詞也今吾登是臺而見夫山海之交錯鄉邑之殷賑欲使閩人家喻戶曉承

朝廷之德意而翕然共臻于理蓋有旁皇四顧而思自
致于此者非徒遊觀之適也夫爲使者環數百萬赤子
而指目之必使吾之志無不覩于下民之情無不燭于
上少有壅蔽其能然乎此吾名臺之意也因書以爲記

惠山滴水亭記

代

惠山以泉名東南多園林池館之美士大夫過梁溪者無不艤舟而遊丙寅七月余將至皖秋暑尚盛偕賓客納涼于此登麓而休就泉而飲因觀于秦氏之滴水亭故碧山吟社之遺也有樓五楹亭踞其側嵐光入牖環翠若沐午風北來竹木皆應凡惠之勝胥萃于是矣吾聞社始明成化時集鄉先生名壽者徜徉觴詠而秦敬脩翁實倡之沈高士周爲圖以傳比古香山洛下當時搢紳之風可想也然自成化至今二百餘年間一奪于豪家其曾孫曰從川翁者復之中庚陵谷日卽于圯惟

此亭尚存久而亦不能有也康熙甲午進士未能暨孝廉樂燕再復之以奉兩翁之祀雍正庚戌俱卽世有覘其旁者賴雪堂兄弟力持之十七年于茲矣而亭又將圯于是復鳩子姓葺之亭舊名撚髭今易以滴水者宗泉也毋忘本也夫以區區一亭而歷時二百年之久祖逮孫數世經營規復其勤至矣然當有明時茲山之中遊觀燕息之所不知凡幾而或淪草蔓寒烟蕘豎已迷其處獨碧山吟社猶津津豔人口以是知外物之難恃而士君子流風餘韻爲不可泯也況矯然自致于不朽者乎旣明年雪堂因其妹葺某請記遂牽連書之并告

後之來遊者雪堂名坡蓮敬脩翁第幾世孫孝廉子而
未能又余之年丈也

西山觀梅記

乾隆七年春余客吳館于族叔東齋先生所今曲靖太守鄧丈猶家居約爲西山之遊吾友張君載錫曾記其事久而失去雨牕無聊尋憶朋好因念此遊昔歸自閩今又將入閩矣乃追記之吳中盛春酒之會是遊也屢約屢渝二月之望己亥叔始具舟出破楚門偕行者卽張君過橫塘繫舟而待少選鄧丈舟至同發啟蟄已五日而寒甚殘雪在涯風勁舟去殊疾遙望迤西諸山隱見凍雲中如美人曉起未沐而姿態橫溢旣至虎山橋萬樹濛濛不見前後湖光雲氣遠混爲一梅盛開矣雍

正八年余同陳丈洛亭遊此今重來花嫣然而故人墓
草已宿可慨也晚抵光福里宿鄧丈莊老屋紙牕桔槔
礮碓之屬充塞庚子質明張君先起繞牀呼曰天幸晴
可遊衆皆起遂浮下堰臨銅坑晉宋間鑿沙煎成銅故名
山有泉亦曰銅井舊所見古梅戕折殆盡亟解維如
吾家山故中丞宋公香雪海也余振衣而登環山之梅
如茵如笠惟見其頂有語笑聲自花底出者則叔與鄧
丈張君也花瀾漫數里若汞初鎔晴曦晃曜其光爛然
宋公可爲善喻矣下飲于舫屋公詩在焉叔言公撫吳
觴詠風流何減錢思公自恨不生于是時也辛丑將入

元墓山天又雪童僕有沮行者余不可趣筍輿至叔鄧
丈御良裘重屨行不百步雪袞袞如毳石滑輿掣曳鄧
丈欲返稍前雪愈大路愈仄輿夫窘而躓張君亦欲返
余持之堅如是者數里始達聖恩寺衣屨盡溼坐四宜
堂綠垣之下爲雪爲梅花花之外爲太湖頗黎瑩徹一
白無際湖中七十二山頽然睡不能起風定波息寂無
人聲叔謂鄧丈曰吾至山中數矣未有若此奇者微學
子幾失之晚投巖山塔院往時逆旅主人也別十有四
年矣有弟子香嚴語超超可喜叔鄧丈張君俱還宿而
余獨留院中月出僧問酒于鄰斲笋于圃邀余入梅林

藉茵置榼香嚴誦中峰梅花詩余輒引滿風來花墮酒
殘月穿林罅光灩灩射人壬寅走米堆山還光福天大
霽筍輿繞億萬梅而行行近董家墳士女如雲遊者畢
會墳爲明尚書董份賜塋石羊虎僵臥道上此地花不
甚盛而幫履必至天下事嚮聲背實類如此前度茶山
登六浮閣吳人張顓三與東南名士宴遊地轉入潭東
西皆接梅萼綠玉蟻之族以萬數壓縛困頓偃仰野畦
莊生所謂喪其天者吾無取焉過此而東並太湖之濱
石壁拔起千餘尋僧廬其下拾曲磴而登則萬峰臺也
凡吳人之觀梅者舟則至虎山橋至銅井銅坑至吾家

山陸則至元墓至董家墳至茶山至潭東西至石壁至
萬峰臺而遊之事迺窮鄧丈樂甚驅童子聚松毛爇火
溫酒面湖而飲三萬六千頃浩蕩入胸懷間是日張君
亦醉明發取道海雲將尋拈花積翠舍舟而步過師林
寺天忽晦大雨凜不克東晚宿木瀆牧牛菴大風雨撼
屋山中億萬梅飄墮盡矣甲辰曉晴近尋諸園墅無當
意者走陸之上沙得一園蕭然出塵徐高士介故居晡
時至天平山拜范文正公祠遂遊白雲寺徑咒鉢菴之
右文正先塋也徙倚久之投天泉精舍遂宿晨飯叔鄧
丈俱留余與張君自半山亭數折而西歷雲磴龍門仰

首行百步得小石屋中方而平高五六丈又西爲一葉
舟有古松道險遙望而已又轉而東攀援約半里得徑
甚隘蛇行而蝸曲復得一洞峻邃可容數百人僧曰此
大石屋也西上益高曰蓮花峰巔有巨石平廣可坐曰
萬仙臺環顧遠近諸峰輻湊奔赴若拱若揖山之以天
平名者此耶其上多栝多石柎多篋管之竹多躑躅花
山高風吹人欲墮歸塗訪空谷已圯前行憩法螺菴僧
引觀千尺雪憶嶺南飛來頂湖二瀑布掬溜矣再前報
恩寺趙宦光夫婦偕隱于此有老梅光手植東趨支硎
之麓挂帆及姑胥門日暝是遊也已亥迄乙巳去來七

日自石壁以前皆重遊其他則昔未至而今始遊者也
梅之可愛者虎山橋以水勝吾家山以山勝四宜堂山
與水兼勝疇昔之遊陳丈得詩甚多而余亦繼聲茲則
曉出昏歸歸卽憊而寐故雖所遊倍于舊所遇更幽且
奇叔每命作詩而逡巡莫以應則昔有而今無者也西
山之可遊者衆時趣牽于亟歸余卽欲至不得焉且有
過其下而舍之去者矣則今昔之所同也嘻余嘗觀牡
丹于譙觀桂于靈巖觀梅于庾嶺于孤山于西溪而元
墓再至焉是梅與余獨故也然庾嶺零落不成行孤山
皆新植西溪半厄于水惟元墓年茂而歲繁余再至而

益見其盛是花之罍玉妃之湯沐也然自雍正四年至
今先後之同遊者或爲異物或遠宦萬里外卽叔與張
君亦不能數相見今余又將入閩矣人生聚散無定若
此況向之穉者壯壯者老而花之嫣然在山者自若也
豈不重可慨耶叔名曾同鄧丈名士燦張君名周丁卯
小除天柱寓樵沈大成記

宛在堂記

代

有水榭數楹出西湖中環以梅花望之若玉浮而雲上者吾曹新築宛在之堂也明萬歷時郡人傅汝舟高澱築室偕隱于此曾采蒹葭詩顏其堂後圯而名傳湖上兩公皆詩人行甚高凡來遊者恆以不覩斯堂爲憾蓋近二百年矣己巳冬中丞晉陵潘公始浚湖溉四郊田樹桃柳于隄而葺湖心開化寺將與吾福之人永其利而共樂乎此也于是郡薦紳相與謀曰湖鑿于晉太守嚴公踵之者厥惟唐觀察使王公宋知州蔡公趙公皆有造于福者也而昔吾先正若林員外子羽曹學使石

倉徐隱君父子故嘗觴詠茲湖之濱傅高二先生則築室而居者也以湖之日塞農失其恃公爲復之而又爲治屋宇蒔花木爲娛游之所則夫臨眺湖山俯仰今昔翬然興甘棠之詠而起伊人之思者不乏矣盍亦繼公有作以樂公之樂乎爰相址寺之披輪材召匠遂築是堂祠前之勤于湖者而諸先正祔有亭有廊繚以周垣種梅于其外經始次年春二月至秋七月告成永福黃任諗于衆曰湖之雲容山翠晨夕異態花氣迷濛淨水而白時鳥之飛鳴遊魚之灑潯與夫歸樵行鮓或蓑而牧或榔而漁凡吾耳目所接而騷人過客所矜爲奇勝

者前此一若散而莫之屬而今則盡聚斯堂焉則二百年來遊者之願其因以頓慰乎幸生盛平日飽食而嬉凡我父兄子弟胥樂公之樂也且自嚴公以下靈爽式憑則報功而觀型者存異時遊者欲攷湖之故斯堂足徵矣請卽以宛在署于楣其可乎衆皆曰然則又諗于衆曰西湖詩境也傅高二先生詩人也昔白蘇守郡漢娑西泠而杭亦多處士勝流放浪湖山閒篇什流傳稱于後世公出翰林所至粵澗及皖輒興西湖之利今嚴闔復有是役而斯堂又詩人所爲食德忘施襲名遺實吾曹恥也盍以時來集歌

盛代之風而宣令聞無窮其可乎衆皆曰然詩于斯者
吾友游心水紹安林蒼巖正青鳳溪緒光培根其茂李
霖邨雲龍而余黃任莘田亦與焉陳德泉樹滋吳茹原
履泰乞身將歸埃其至招之則五益三而得八人可以
援筆而賦矣

天游閣記

天游閣者前明范夫人蓉裳吟詠之所也攷王雲士松城第宅志東馬橋一帶皆范方伯惟一舊居范家巷內有猷園方伯孫孝廉必試居之據范氏之譜書方伯爲太僕蓋曾官方伯而後歷太僕也夫人爲太僕曾女孫歸於胡君畹生而此閣爲園中最勝處胡繩集屢見之鼎革以來陵谷遷貿范氏之宅俱毀兵燹所謂天游閣者欲尋其故址而已失所在矣夫人之曾孫鯨發旣重刻夫人之詩復於所居規度爲小閣仍以天游扁其楣乞余記之夫興廢何常之有吾觀圖志郡之園林池館

稱於江東卽今鯨發所居俞塘若孫太守之東臯雪堂
聽雨軒畫壁俱已夷爲場圃而顧光祿之熙園今特一
太湖石耳曩日之朋酒文讌笙歌羅綺亦已化爲寒灰
蕩爲冷風榮盛之不足恃如此奚獨歎園之天游閣耶
迺胡氏幸有賢子孫起而興復於百餘年後庾夫人胡
繩集於閣上而時與同志倡和其中其不忘其先蓋有
深於手澤栝椽者且孫顧諸家喬木無存聲華銷歇而
閣之成適當校刻遺詩之日登是閣者誦夫人之詩仰
夫人之音徽咸有睟然高望之思焉夫人可慰於九京
矣抑余更有感者入谷陽門吾家先世有西湖莊在西

湖道院之側少時每過其墟野水荒畦間烏鳥之聲聒人忽忽又五十年俯仰今昔徒增怛視鯨發茲閣之復廢興之故豈不由於人耶其關乎先德之顯晦耶其何以自解耶

杜使君治行記

杜使君補堂壯歲繇真定府通判起家洊收遵化通二州歷守浙之寧紹杭直隸之河間四郡皆繁劇雄望所居恆見稱述乾隆庚辰致仕歸蓋前後七政閱二十六年是年六十五矣使君爲人方雅明察而內敏少喜讀書講求經濟洞悉古今因革利病故臨事屹然不撓庶政無不舉而尤以風俗人心振挈名教爲先務其治行之焯著者在通州以故相魏藻德迎降李賊不忠於明請毀其主罷瞽宗之祀州有已豁油酒稅在城廂及張家灣者坐糧廳猶徵之商民以爲苦使君列上倉場得

旨永免州城河岸圯漕艘挽絳下上破民屋施犁婦子
驚擾使君請帑脩復直抵張家灣居人無虞安行而至
州爲廩廡所聚嘗奉臺檄采運宣化賑米古北口兵糈
密雲倉粟尅期而集市不翔踊久之九門提督劾部主
事某同州牧受賕短佑木直刑部獄上屬實使君無絲
毫染事大白於是拜寧波之命通直畿東天庾儲庠旗
民雜處

內府使車旁午號爲難治三年之中數易長吏而使君
視事歷五稔且以升秩行近今未有也洎移寧波半載
卽改紹興郡署土地祠向祀越王使君以爲慢遷其祭

於專祠圖范蠡以下九大夫耐葺劉念臺先生蕺山書院卹其後人會山陰縣請脩三江牐畝出錢以佐費使君爲言牐乃明湯公紹恩立經今三百年蓄泄如常其下山石難動萬一工不及前有害農田且派擾病民大不便制府避其議役遂罷庚午調杭郡居二年坐前在通州造冊事鐫級蒙

恩引見

天子察其廉能俾守股肱郡河間故無書院使君始至諭於衆曰此獻王舊封毛公董子之故鄉書院爲長育人材地太守責不敢弛因率官屬相址興作招下縣子

弟弦誦其中脯脩膏火之資皆官自出一日按部至肅
寧偶過福田寺魏奄祖墳香火院也屬鼻穹然猶峙道
左使君立呼鄉民踣其碑夷平其壟而去聞者快之丁
丑山左大水上齧畿輔景州城不沒者三版使君縛筏
入城露處風雨中督率吏民晝夜墜塞城得不壞水既
退周行賑恤吏不敢欺勞徠復業是歲災被河南北

天子軫念焦勞

德音累下有司奉行唯力而大農第荒政以使君爲首
使君所更州郡皆盤錯踈鑿處分左降之案無歲不有
賴憲長李敏達孫文定高文定及今官保方公皆倚毗

大臣爲

上別白言之然實使君之履正奉公持法平慎其所施設莫不合於物宜有以結

主上之知治有理效爲時良二千石以輩古人斯亦漢世召杜之倫也已余往游杭當使君去郡後其民猶謳思時時爲余道杜使君而余老健忘不能臚載以是知賢使君之治行所遺尚多余特書其數大端俟他日操史筆者采焉使君名甲江都人今年七十有一

江松泉擁書圖記

擁書圖者歛程松門爲吾友江君松泉作蓋自雍正乙卯至今三十五年矣松泉之言曰先君好聚書所藏皆善本晚年分授不肖輩又益以予妻陳裝送所攜而予亦節縮衣食以市之是時所聚萬卷矣乾隆庚申先君見背闔牆隙起閒有散佚乙亥之冬奉母至家弟清泉治所舟車道遠惟持善本及手鈔者而行其餘則以寄一戚癸未冬歸散失殆盡今所聚厪厪舊所載往楚南及近年增置者雖卷帙不少然非盡應藏之書矣當作圖時我家書雖不敢稱富而意方日增未已故取李永

和語名之而自題之迄今數十年來向有之書幸散而漸聚念手澤之猶存媿學殖之滋落世故多端人事消長吾是以展圖而不勝感喟也子盍爲我記之夫世皆珠玉珍翫之好而書唯士君子則好之一璧之美圖視而欲得連櫪之書過而無有問者若是則彼重而此輕然珠玉珍翫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書則可以廣德而進業可以歛材而長識出則可以當卿相處則可以教雋良凡所謂三不朽者皆于是焉資之若是則此重而彼輕江氏之好聚書其初始於尊府岱瞻先生而松泉善繼之吾嘗至其家其子姓之長者沈思爲文章其幼者

誦習聲琅琅出戶外松泉以名宿有聞於時其弟方宦
學衡湘間蓋好書者三世矣家之慶也國之楨也其知
所輕重也哉嗟夫珠玉珍翫散而求復聚難得之數也
書聚而散散而復聚亦難得之數也然而物之輕重懸
焉世之人其亦審所好也哉

潛山尋匱記

歛人方輔告余曰我六世祖慕塘公僑居潛山之黃石坂沒而卽厝於是值明季流賊躡皖繼以鼎革先曾祖學木公九齡喪父迨長母背奉喪還歛而慕塘公攢所歲久而迷失居恆慘戚繼聞從姑適長翰山程氏者實生石坂因從訪之商以尋匱事姑願偕往次年姑率其姪某至遂同抵潛山重趼萬山中不得後詢金城寺僧則云先師定元以兵後白骨暴露俱檢瘞普同塔或在是中矣三人者相對號泣有村民過其前曰此山某石洞有棺可迹也遂相率從之則前後和已壞石膝骨黝

腐髻盡墮一銀簪猶存姑卽視故斂時物也于是重襲
衣衾易棺扶歸具禮葬於龔村之先塋先曾祖在日右
膝常楚至是始愈烏嘑學木之爲曾孫可謂孝矣乃其
從姑亦能相從萬山尋得其祖匱而後返亦豈易覩者
哉可以竝傳矣學木諱如珽輔其孫字密菴余友也

學福齋集

卷之十二 辭 銘 贊 偈

李節母斷鍼辭

端石硯銘

吳璇菴遺硯銘

方竹杖銘

筆筩銘

鐵簫銘

武進茅氏先像贊

故嘉魚令龐穎禦寇錄贊

霍山張先生歸樵圖贊

吳穀原遺像贊

有序

善財五十三參贊

茯苓贊

有序

羅兩峰僧伽小影偈

月空遺影偈

李十亭鏡中影偈

吳堯圃十六尊者偈

儀研園書大佛字偈

學福齋集卷十二

雲間 沈大成 學子

李節母斷鍼辭

江都孝廉李道南之母胡孺人年二十繼室於李氏生子二長曰雷其季卽孝廉也居三十年而道南之尊府光祿君沒家貧胡孺人力女事以育其二子道南旣長而爲名諸生餼於庠迨乾隆己卯登賢書而孺人已前卒矣道南斂其平生斷鍼弄之篋時奉而泣曰此吾母辛苦之遺小子曷忍忽諸吾聞詩之蓼莪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其在曲臺禮曰母沒而不忍執母之器道南

可謂不忘其親矣爰述之以辭

鍼寸斷緒盈篋兮飢凍甘以若飴起夫子於九原兮呼
皇天其鑒之藐諸孤之疇賴兮匪十指以曷支嗟暑暵
而寒瘕兮羌琴漉之漬血鬼神紛紛總總以下觀兮胡吉
金之可誓後千祀媿陶母兮昭有煒而比烈

端石硯銘

白蕉者質青花飾搨之以穎浴以墨拔天擗藻率其職

吳璇菴遺硯銘

奎壁流光垂紫房直以方兮窅而藏是爲文字之祥而
後孔昌

方竹杖銘

爾體直方行無忒爾心中虛學有得惟俛惟寒身之賊

筆筩銘二

家大山得古樹根江郎山下斲爲筆筩乞銘于
我因書之

老根困蝨蛟螭蟠斲以爲筩蒼雲寒中山族居完而安
揮霍奎壁驚天官

又

筆頭公能補造化天無功不石之偃而檀之宮林林稷
稷聚其中有時脫穎出飲墨歎長重

鐵簫銘
爲如臯林九標作

良冶鑄金成洞簫其聲準竹清以高鳳皇和鳴賡咸磬

武進茅氏先像贊 有序

親沒而圖像以事之宋人訶爲佛者之遺余嘗蹶然不安其說楚辭象設君室靜閑安些則戰國固有索諸幽而爲之者此時佛猶未入中土安得援以訛議乎蓋上古之人樸故以尸事其先而不以爲疑戰國之人漓矣必有卑易其子姓而跛倚以臨者于是去尸而爲象惜乎獲麟以後紀載中絕僅見宋王之招魂復爲王逸無識譌注此變古一大事而禮官失于攷正可歎也夫儻然必有見乎位肅然必有聞乎容聲孝子不忍死其親何所不至歲時將事杳冥恍惚若或見之況有儼然臨

于其上者所謂昭明焄蒿悽愴不藉是以愈起其愛敬
哉故尸禮廢而象設興孝子不忍死其親也晉陵茅先
生諱某以法家言遊粵諸侯爭禮致之客珠厓者最久
歸里始卒往余在南方習先生名而未得見今重入閩
遇其令子彙征以遺像爲請乃知天下事皆非偶然也
夫先生懷才未試而有子讀書著文雖在逆旅皇然思
有以發露先人之隱德其不忍死其親有足動余之感
者因推原象設之始而系以贊曰

有豐其容而葆其真胡才之沛而卒客以淪於乎是將
啟其嗣人

故嘉魚令龐穎禦寇錄贊代

陸川龐君驥通守于廬六年矣甚能其官今秋引疾歸過皖出其所撰嘉魚禦寇錄曰此先子完城事略也先子令嘉魚楚有汰卒嘯亂鄂不守先子授兵登陴克固下縣用底賊平嘉之人祀之方志書之而驥得擴撫而爲此也以兄子嶼獲交于南而驥又幸備官屬今茲敢有請夫嘉魚公爲良吏爲勞臣能帥厲其衆立懂而遏亂屹然保一城爲巴陵列郡捍蔽其才其伐諸君子媿之備矣余何贅焉系以贊曰

楚卒踞謹蔓鄂之墟疇其倚之公在嘉魚嘉城言言嘉

人于于公在嘉魚賊來無虞環鄂之疆或則輒之豈惟
嘉魚楚實繫之公之剛果巨刃橫秋我聞前軌參涌之
儔圖國忘死身迺克完誰司民社式視斯編

霍山張先生歸樵圖贊

笠也是翳樵也是娛汗漫之與游支離之與居指峰泐
其前塵睇松竹之故廬編詩萬首載書五車獮鶴得適
於山林豈鳳凰之可效夫惟先生之德充神閑故視出
處去來而超然自如彼濤嶽之天柱實真仙之所都先
生之歸釋柯而吟弛擔而噓汲沆瀣而陵倒景招伯僑
與子高其將踵古仙人之遺蹤而先寓意於是圖也邪

吳穀原遺象贊

有序

吳翁穀原我郡之好善君子也居城之西家饒裕宗族多賴以舉火鄰某爲盜所引陷於獄翁營救得釋郡之古山水橋旣圯歲溺人工未竣而翁病遺命亟成之田有逋租者將沒皆貫之其它善行有濟於人人雖不能周知然卽余所聞亦足以見稱於鄉井也已翁卒年七十有□其孤濤旣圖其影於絹素以葬未有墓誌也來乞贊爲題之曰

天道弗僭常予善人嗟延陵翁侯義侯仁旣瞻於宗乃拯其鄰爰篤於朋遂厚其姻卒貫於田卒利於津唯善

是好熙然若春自支遡原由葉流根嘉爾景福亦有鬼
神善氣所响繩繩子孫翁貌在圖翁名勿湮後考獨行
眎余此文

善財五十三參贊 有序

觀世音大士於往昔劫中過去七佛觀世音佛前立大誓願普濟衆生於見在世應化示見爲觀世音菩薩其在楞嚴經見身說法則有二十五圓通三十二應法華經爲龍女說法則有普門品華嚴經爲善財說法卽此五十三參是梵稱阿縛盧枳伐羅華言觀世音也此菩薩與南閻浮提衆生有大因緣凡衆生有急難者一稱菩薩名號皆得解脫凡諸所求亦復如是是圖作於山左冷枚吉人鏤於朱邸印施沙數周布法界慈容自在圓滿具足自吳道子後運思精深落筆變化洵殊勝希

通雅卷之二
有之事也成曩遊西湖曾敬閱於上天竺之白雲堂今
又獲觀於此莊嚴妙相如如不動恍若親見菩薩於補
陀洛迦山中爲說種種妙法也因歡喜合掌膜拜頂禮
而作贊曰

惟我大士具大慈悲廣大靈感徧見國土法界學人及
六趣衆凡有所求敬誦名號因音聲入卽得見佛是三
摩提無有分別如琉璃餅貯滿芥子是諸芥子皆足佛
性以佛證佛舉念而在是音聲王普攝一切衆藝童子
特宣元義從聞思脩入十妙門華嚴樓閣彈指卽見大
香水海聚青蓮花五十三相乃至萬億一一見中爲衆

說法放吉祥光成紫金色凡有所求皆獲滿願佛無妄
言宏誓如是

茯苓贊

有序

吾友俞君楚江藏有大塊茯苓衡之得二十二斤膚黝
理紋起瑟瑟有光其形獨角而麤身蓋角端云按圖經
茯苓產泰山山谷華嵩間皆有之出大松下傅根而生
大者至數斤似人形龜形者佳皮黑肉有赤白淮南子
曰下有茯苓上有菟絲詩所謂薦與女蘿施於松上也
陶隱居曰其效通神而致靈和魂而練魄明竅而益肌
厚腸而開心調榮而理胃上品仙藥也典術曰千歲松
脂入地爲茯苓望松樹赤者下有之其見於傳記者可
攷如此然圖經以爲生泰華嵩山在中夏之近地而今

皆產於滇南萬里之外別氏之曰雲苓豈天地之生物亦隨時而遷耶抑古已有之而今始著耶或蘇頌掌禹錫寇宗奭之徒偶遺之耶又圖經以茯苓大至數斤爲罕而楚江所藏大且倍之瓌異之物久而始出豈非尤難得者哉夫松脂千歲而爲茯苓又千歲而爲虎魄又千歲而爲瑩其生也無涯其化也無方是故陶隱居歷指其效以爲上品之仙藥楚江列仙之儒攻方書喜活人吾知脩治服食脫塵瑤而陵倒景有日矣爰爲之贊

曰

芝菌之生其烝若雲上藥之珍厥形角端孰木而靈孰

獸而仁餌之長生其全也天

羅兩峰僧伽小影偈

廣陵羅君兩峰以居士身而說比丘法曰前身花之寺
僧也爲圖乞題于是沃田學人沈大成旣觀而爲說偈
曰

我聞首楞嚴世界依空立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漚
滅空本無況此微塵身云何諸衆生忘作顛倒想役夫
而國王鼠穴而牛車世間種種緣纏縛終無已是故若
交蘆結解同所因若能悟此者彈指超無學十地金剛
王廿五圓通聖五十三知識及一千二百五十比丘衆
成圓明淨妙明極卽如來其義亦如是良哉此善友得

入三摩地眼底廣陵城卽室羅筏城前塵花之寺前身
花之僧方袍圓頂相宛然妙無異尺鏡千重影影此身
外身見在與過去傳輝而相寫如黃金與色二相不相
離無礙大辨才重見耆婆天能以菩提心而入徧知海
願以優鉢羅柔軟天妙花雞羅多摩羅如是種種花而
來作供養願以牛頭檀慧香歡喜香蘇合阿盧那如是
種種香而來作供養願以雞薩羅因陀羅尼羅珊瑚光
琉璃如是種種寶而來作供養造化大幻師幻作諸男
女息機歸自然真如夢中事景與罔兩語何世入出世
完此圖澄性是安立道場是真見如來堅固不退轉迦

陵頻迦鳥爲宣希有義有非吾說者卽是波旬說

月空遺影偈

贛州僧行脚邗上奉其四世本師月空遺影乞題雖儒
墨異塗念其知本遡原因爲偈以贊之曰

我觀棱嚴如來藏中性覺真空性空真覺清淨本然周
徧法界況此白月在虛空住或見於指或喻於面或印
於水三者本一成種種相大圓鏡智亦復如是是月是
空能耶所耶請以質諸月光童子

李于亭鏡中影偈

曰此鏡耶光于何藏曰此影耶對面者誰權耶實耶背耶觸耶空洞無著兩無是處君家老聃我聞有言人之大患在乎有身君顧貌之又題贊之借喻于鏡以假爲真以真爲假顛倒思維髻中失珠沃田老人見而微笑凡此目論我不謂然有大導師持一鏡來此山河影都見于中握以向日其光四照掩之以晷則無所見雖無所見光明自在唯圓則明物來自呈彼無學者自生障礙人各有心心卽是鏡盡虛空界無不攝受臨濟盲公那識人境洞山顛預妄設賓主有一味禪請自思之君

曰唯唯爲我書之

吳堯圃十六尊者偈

元倪雲林畫樹六株大癡山人以其不偏不倚目爲六君子今老友堯圃自以意摹之爲樹十有六曰此十六尊者也以贈山陰俞君楚江沃田居士見而贊歎爲說偈曰

佛說四空天阿羅漢所居下生化寶林身光涌墨雲念彼毗嵐園異木植以蕃良哉菩提樹其次娑羅林亦有畢利叉及尼拘盧陀貝多宜寫經旃檀能發香波利質多羅根深五由旬黃華瞻博迦金翅來集之尊者具神通其義本無二是樹是應真是化身報身言從台嶽來

暫自龍湫至飛錫筆底鳴大地爲震動八部森戈矛緇
素作佛事稽首天樹王福田此常住

儀研園書大佛字偈有序

仲冬三日偕河東儀研園飯建隆寺獲觀所書大佛字
方廣二丈有六尺將摩吳之蓮華峰壁刻之而邀同人
先爲賦詩余墨者徒也歡喜贊嘆合掌三匝而作偈曰
梵書十二章悉曇爲第一婆羅賀磨天點畫所由作半
字滿字間具足無量義合五十二字皆從悉曇生爲八
讀若伊或爲卍佛之心印存河東儀長者本自法界來皈
依人天師以字爲供養縛帶用作筆磨墨盛盈瓊解衣
運之身體勢何縱橫斯須佛字成其大浩難量約略二
丈六磔卓森寒芒觀者咸贊歎此字超宜官吳蜀兩佛

巖恐難爭墨香君云昔游吳會登蓮華峰華心開石壁
寬平可施之行當召缺人鑄諸青芙蓉紛吾舊亦至奇
秀而瓏玲我佛今示見若坐蓮華中化爲華藏海點墨
覆無窮散脂及藥叉左右走天龍願以此功德迴向毘
羅遮縱說百萬頌皆入佛三昧